

南瓜情

妻子是农村出生长大的,对种菜情有独钟。来到城市定居后,她还从乡下弄来两棵南瓜秧苗种下。经过精心照料,南瓜秧日渐茁壮,藤蔓伸展,毛茸茸的叶子越长越大。

南瓜根系发达,吸收水肥的能力强,对土壤并不挑剔。即便是瘠薄之地,也能生长并有所收成;相反,土壤过于肥沃,茎叶疯长,容易落花落果。

妻子几乎每天都要观察南瓜的长势,见土壤干了就浇点水。

最近,南瓜收获。午后,妻子用蒸熟的南瓜和糯米粉和匀做成南瓜团子上蒸锅。不一会儿,清甜的南瓜香味便弥漫开来。

这香气,勾起了我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生产奋战

“双抢”时的回忆。那时生产队里设农忙食堂,“双抢”头几天吃的是晚稻米,早稻一收就立刻换新米。记得下饭菜总是南瓜、冬瓜和咸菜豆腐汤,每碗二毛钱。偶尔哪天在豆腐汤里飘着几丝肉,便成了五分钱一碗。说实在的,那时南瓜、冬瓜吃得都有些厌了,但大家觉得能填饱肚子已属不易。

如今吃惯了鸡鸭鱼肉的人们,反倒格外稀罕起蔬菜来。应季的南瓜便是其一,都说它营养丰富,有多种益处。妻子种的南瓜,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是名副其实“原生态”的“绿色食品”。从发芽、移栽到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妻子特有成就感。

春花秋月多少事,都不及人间烟火南瓜香。 陆炳祥

夏夜乘凉

炎热的夏天,吃过晚饭,在老家老房子门口,我通过天井仰望星空,望着浩若繁星的夜空,好多年没有乘凉的这种感觉了。凉风中还夹杂着泥土的芬香,我的思绪开始延伸到儿时夏夜乘凉的回忆之中。

儿时炎热的夏天,在忙碌了一天的农活后,夜幕降临,徽派老式四合院老房子窗户少而小,电风扇还没有横空出世,空调更不知是何物。

晚饭后,爷爷、奶奶、父母,还有隔壁邻居都坐到我家后门乘凉,那时夏夜户外乘凉是一种习俗,也是他们进行交流的绝好时机,乡间的淳朴民风也得以形成。凉爽的晚风,使人没有白日烦躁的感觉,热浪似乎被风吹走了,留下的只有精神上的愉悦。

妇女们带着孩子,一遍遍给孩子扇着麦秆扇子,既为孩子送来习习凉风,又为孩子驱赶蚊子。这时,爷爷便在三五米外,选择上风口,点燃了早已备好的一捆晒干的艾草,也不



图据AI生成

让它燃出火焰来,不时在周边来回烟熏,顿时一股淡淡艾香烟雾缓缓飘来,用来驱赶蚊虫。

似乎人们这样乘凉太过单调,夏虫唧唧,在树丛中弹奏着夜曲,却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清风徐来,花影摇动,木叶沙沙。暑热也在裹挟着花香的夜风中渐渐隐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风扇普及,发展到现在空调普遍,在外乘凉的人很少了,麦秆扇也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生活圈,成为了“古董”。

而今回首,小时候夏夜里的乘凉,渐行渐远,终成心底一段刻骨的乡愁,这份曾经拥有过的乡村情趣已经成为生命中永恒的记忆。 张必强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图据AI生成

故乡的竹筴

爷爷用磨亮的柴刀
将毛竹劈成两半
打通所有关节
让山泉顺着竹槽
从岩缝到灶台水缸
完成百米的旅程
干旱那年我十岁
跟着父亲进山巡筴
看他用石块垫平坡度
用新竹接续旧竹
山泉重新流淌时
他脸上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二十岁那年我穿上军装
竹筴的流水声渐渐远去
在苏南军营的夜里
常梦见灶台旁水缸
那汪晃动的月光
五十年后回到老屋
自来水早已取代竹筴
只有屋后墙上那截朽竹
内壁的青苔
还保持着
当年的湿润
我舀起一瓢自来水
却再也喝不出
从前的清甜
这才明白
竹筴送来的不仅是山泉
还有整座大山的呼吸

应杜孟

山村秋景

千畴稻浪曳金裳,
万柿摇灯蘸晚阳。
晒簟新堆云作垛,
篱笆闲挂月如霜。
樵歌惊起南飞雁,
野火燃残北岭香。
最是山黄红透处,
秋风拾级上高冈。

中明

暮色劲松

窗外风摇黄叶树,
堂前烛映耄耋翁。
形单犹立金秋里,
年迈尚游诗海中。
隐翠伟乔亦雄壮,
披霞斜日愈恢宏。
人间佳趣随心觅,
暮色山川看劲松。

彭国志

觅秋

弄堂风里觅秋痕,
涧畔泉声叩藓门。
林叶初衔霜色染,
不知凉意泊何村?

笑天